

钱钟书灵魂生意经

人生氣疾



痴气人生

钱钟书灵魂生意经

大宁 编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内蒙)新登字 6 号

痴气人生

大宁编

*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大学路 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内蒙古乌海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32 印张: 6 字数 120 千字

1992 年 2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0000 册

ISBN7—81015—223—8/I·23

定价: 3.40 元

编辑说明

“人生据说是一部大书！”

从钱钟书先生自身的名言看钱钟书，真真是一个痴气的人生。正如钱钟书的夫人杨绛女士所说，那痴气和他父亲的憨厚正是一脉相承的。

五十年前，痴气的钱钟书就在清华园中被称之为“人中之龙”。纵观他一生中都具有痴气的奇闻、奇事和奇语，他是当之无愧的当代中国的大学者。他的学术著作沟通中外，融贯古今，博大创辟，为海内外学人所瞩目。他的创作无论散文或小说，都显示出一种特殊的风格，字里行间，都让你感到作家学识的渊博和精深。以学识为利器，品察人物，判析世相，自然会犀利、睿智，因而他的奇语也就奉献给读者一种特殊的美学享受。

“钱钟书研究”已成为一个方兴未艾的课题，从学术到人生修养，不仅引起国内外愈来愈多的学人的兴趣，而且也成为广大世界中的人们茶余饭后必不可少的雅致的话题。

该书在钱钟书一生中搜集的奇闻轶事，令人拍案惊奇；该书在钱钟书洋洋巨著中摘选的奇言妙语，叹为今古奇观！

钱钟书的“灵魂生意经”，正是他用生命书写出来的“痴气、博学、幽默、诙谐、俏皮、精深、淡泊、严谨和庄重”之集大成。

目 录

钱钟书传略 (5)

钱钟书灵魂生意始末 (9)

家世

痴气

抓周

不得宠

狗比猫大

豁然开通

一条好汉只能在一本书里称雄

打棉花拳

江阴乐趣

居处

知慕少艾

毛竹作笔

大钉鞋与小青蛙

南瓜精

石屋里的和尚

坟上风水
 前后左右
 数学糟透顶
 处女作——墓志铭
 英文特优生清华
 先儿家书
 《许眼变化图》
 为了看英文探险小说
 《魔鬼遗臭图》
 休养脑筋
 痴情痴爱
 帮猫儿打架
 痴人有痴福
 旅途良伴
 学人的风范
 谢绝龙喻
 “痴气”旺盛的钱钟书
 《谈艺录》和《管锥编》
 创作与人生
 《宋诗选注》被指白专
 《围城》与《百合心》
 中国文艺与“开窗”
 写文章的妙喻
 钱钟书灵魂生意经 (42)
 与做灵魂生意的魔鬼对话
 人生据说是一部大书

吃饭有时很象结婚
门表示欲望,窗子表示享受
假道学也就是美容的艺术
声音全无即是死
奖励文人要做文人
假如苍蝇认得字……
从禽兽变到人
人类的遗习,在上帝的本能里半醒过来
镜子里看到的影像是昏暗的
惭愧是该被淘汰的感情
诗人就象古希腊悲剧里的合唱队
找取通行入宇宙的神秘处的护照
耶稣诞生之夕为“非昼非夜之第三时间”
望帝春心托杜鹃

痴气钱钟书,谐谑方鸿渐 (163)

附:钱钟书的风格与魅力 (187)

——读《围城》《人·兽·鬼》《写在人生边上》

钱钟书传略

钱钟书，小名仰先(又作仰宣)，学名钟书。字哲良，后改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D. T. S”、“Dzien Tsoong-su”、“Chien Chung-shu”和邱去耳。1910年11月21日生于江苏省无锡县。父亲钱基博(字子泉，1887—1957)是近代著名古文家。历任清华大学、第四中山大学、光华大学、圣约翰大学、浙江大学、国立师范学校(湖南蓝田、淑浦)、华中大学(湖北武昌)和华中师范学院等校教授。钱钟书是其长子。因为伯父没有儿子，钱钟书过继伯父名下，一出世即由伯父抚养。1919年伯父去世，由父亲直接管教，但仍和伯母生活在一起。1929年，伯母去世，回到自己父母身边。

1913年开始,由伯父亲自教其读书,1915年曾进秦氏小学学习半年。1916年进私塾学习《毛诗》一年。1919年进无锡东林小学(四年制高等小学)。1923年小学毕业,先后在苏州桃坞中学和无锡辅仁中学学习。由于伯父宠爱,钱钟书幼年颇为“混沌”,但在父亲严格要求和直接指导下,发愤苦读,博览群书,精研写作,打下坚实的国学基础。进入东林小学后,接触了林纾翻译的外国小说,培养了学习西方语言文学的兴趣,他就读的两所中学,均为美国圣公会所办,非常重视英语教学,因而钱钟书的英文水平亦迅速提高。

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钱钟书“读书之多,才力之雄,给全校文科师生留下了极深的印象,甚至被誉为有学生以来所仅见。”大学时代,学习专业以外,尚有余力,乃继续研读中国古典文学。

1933年大学毕业后,去上海光华大学任教。1935年秋,考得英庚子赔款奖学金,回无锡和杨绛结婚后,一起留学英国。1937年夏,钱钟书从牛津大学英文系毕业,以论文《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获文学士(B. Litt)学位。随后和杨绛一起去法国巴黎大学研究院研究法国文学。

1938年9月,离法回国。先后任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教授和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英文系主任。1941年暑假,钱钟书回“孤岛”上海探亲和养病,准备小住几月后再回内地。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上海租界,钱钟书乃陷落上海,直至全国解放。这期间,曾任震旦女子文理学院、上海暨南大学外语系教授,中央图书馆英文馆刊总纂等职。1948年,台湾大学、香港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均曾聘他去任教,他一一辞谢,留上海迎接解放。

1949年夏，举家北上，定居北京。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并负责外文系研究所。1953年调任文学研究所中国古典文学小组研究员。解放后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十年动乱期间，钱钟书被定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划入“改造”之列。1969年11月“下放”到“干校”劳动。1972年3月，以“老弱病残”者身分回北京。现任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文学创作有长篇小说《围城》、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和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他的作品具有机智隽永的风格。特别是影响最大的《围城》，更显示了他高超的幽默讽刺才能。《围城》在出版的当时即“以光芒四射、才情横溢的笔墨、震惊了读者，震惊了象他一样正在从事小说创作的同行”。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围城》在国内长期淹没无闻。海外评论界却给予高度评价，誉为“中国现代文学中写得最有趣；最细腻的小说，或许还是最伟大的小说”。1980年，英、俄译本先后问世；人民文学出版社亦重新印刷发行，从而在国内外一度引起“《围城》热”。除英、俄译本外，《围城》还被译成法、德、日、捷克、挪威等国文字。

钱钟书的成就主要还在学术研究方面。著有《谈艺录》、《宋诗选注》、《管锥编》、《旧文四篇》、《也是集》和《七缀集》等。《谈艺录》是以札记形式写成的一部文学评论。内容包括诗论、文论及作家论、论历代文学等。提出了许多前人不曾提出过的问题，具有许多超越前贤的创见。此书于1984年再版时，作者颇感“言之成理而未彻，持之有故而未周”，乃对原书稍作删润存为上编，将“补订”部分作为下编。下编不仅于中国古文论中的精华多所钩稽、辨析和阐发，而且运用了一些二十世纪西方

的新学说、新理论和新方法，如诗禅说、结构主义、接受美学等等。《宋诗选注》提出了新的选诗原则；发掘了许多被埋没的诗人；突破了旧有的笺注模式，创造性地把注释和评论结合起来。对后来的选注工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管锥编》仍用札记形式写成，被誉为中外比较文学的高峰。此书考证了《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注》、《焦氏易林》、《楚辞洪兴祖补注》、《太平广记》和《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十部古典著作中的一些问题，涉及文学、历史、哲学、心理学、美学、语言学诸方面，着重研讨中西作者艺术构思的共同规律，书中引用中外著作近万种、作家四千余人，广征博引，纵横对比，材料宏富，分析精当。融广博的知识和精辟的见解于一体，这也是钱钟书学术著作的共同特点。

钱钟书灵魂生意始末

家世

要认识作者，还是得认识他本人，最好从小时候起。

钟书一出世就由他伯父抱去抚养，因为伯父没有儿子。据钱家的“坟上风水”，不旺长房旺小房：长房往往没有子息，便有，也没出息，伯父就是“没出息”的长子。他比钟书的父亲大十四岁，二伯父早亡，他父亲行三，叔父行四，两人是同胞双生，钟书是长孙，出嗣给长房。伯父为钟书连夜冒雨到乡间物色得一个壮健的农妇：她是寡妇，遗腹子下地就死了，是现成的好奶妈（钟书称为“姆妈”）。姆妈一辈子帮在钱家，中年以

后，每年要呆呆的发一阵子呆，家里人背后称为“痴姆妈”。她在钟书结婚前特地买了一只翡翠镶金戒指，准备送我做见面礼。有人哄她那是假货，把戒指骗去，姆妈气得大发疯，不久就去世了，我始终没见到她。

——杨降《写〈围城〉的钱钟书》

痴气

钟书自小在大家庭长大，和堂兄弟的感情不输亲兄弟。亲的、堂的兄弟共十人，钟书居长。众兄弟间，他比较稚钝，孜孜读书的时候，对什么都没个计较，放下书本，又全没正经，好象有大量多余的兴致没处寄放，专爱胡说乱道。钱家人爱说他吃了痴姆妈的奶，有“痴气”。我们无锡人所谓“痴”，包括很多意义：痴、傻、憨、稚气、??气、淘气等等。他父母有时说他“痴颠不拉”、“痴舞作法”、“吮着吮落”（“着三不着两”的意思——我不知正确的文字，只按乡音写）。他确也不象他母亲那样沉默寡言、严肃谨慎，也不象他父亲那样一本正经。他母亲常抱怨他父亲“憨”。也许钟书的“痴气”和他父亲的憨厚正是一脉相承的。我曾看过他们家的旧照片。他的弟弟精精壮壮，唯他瘦弱，善眉善眼的一副忠厚可怜相。想来那时候的“痴气”只是稚气、气，还不会淘气呢。

——杨降《写〈围城〉的钱钟书》

抓周

钟书周岁“抓周”，抓了一本书，因此取名“钟书”。他出世那天，恰有人送来一部《常州先哲丛书》，伯父已为他取名“仰先”，字“哲良。”可是周岁有了“钟书”这个学名，“仰先”就成为小名叫作“阿先”。但“先儿”、“先哥”好象“亡儿”、“亡兄”，“先”字又改为“宣”，他父亲仍叫他“阿先”。（他父亲把钟书的家信一张张贴在本子上，有厚厚许多本，亲手贴上题签“先儿家书（一）（二）（三）……”；我还看到过那些本子和上面贴的信。）伯父去世后，他父亲因钟书爱胡说乱道，为他改字“默存”，叫他少说话的意思。钟书对我说：“其实我喜欢‘哲良’，又哲又良——我闭上眼睛，还能看到伯伯给我写的练习簿上的‘哲良’。”这也许因为他思念伯父的缘故。我觉得他确是又哲又良，不过他“痴气”盎然的胡说乱道，常使他不哲不良——假如淘气也可算不良。“默存”这个号显然没有起克制作用。

——杨绛《写〈围城〉的钱钟书》

不得宠

伯父“没出息”，不得父亲欢心，原因一半也在伯母，伯母娘家是江阴富户，做颜料商发财的，有七八只运货的大船。钟书的祖母娘家是石塘湾孙家，官僚地主，一方之霸。婆媳彼此看不起，也影响了父子的感情。伯父中了秀才回家，进门就挨父亲一顿打，说是杀杀他的势气；因为钟书的祖父虽然有两个中举的哥哥，他自己也不过是个秀才。钟书不到一岁，祖母就去世了。祖父始终不喜欢大儿子，钟书也是不得宠的孙子。

杨绛《写〈围城〉的钱钟书》

狗比猫大

钟书四岁(我纪年都用虚岁,因为钟书只记得虚岁,而钟书是阳历十一月下旬生的,所以周岁当减一岁或二岁)由伯父教他识字。伯父是慈母一般,钟书成天跟着他。伯父上茶馆,听说书,钟书都跟着去。他父亲不便干涉,又怕惯坏了孩子,只好建议及早把孩子送入小学。钟书六岁入秦氏小学。现在他看到人家大讲“比较文学”,就记起小学里造句:“狗比猫大,牛比羊大”,有个同学比来比去,只是“狗比狗大,狗比狗小”,挨了教师一顿骂。他上学不到半年,生了一场病,伯父舍不得他上学,借此让他停学在家。他七岁,和比他小半岁的堂弟钟韩同在亲戚家的私塾附学,他念《毛诗》,钟韩念《尔雅》。但附学不便,一年后他和钟韩都在家由伯父教。伯父对钟书的父亲和叔父说:“你们两兄弟都是我启蒙的,我还教不了他们?”父亲和叔父当然不敢反对。

——杨绛《写〈围城〉的钱钟书》

豁然开通

其实钟书的父亲是由一位族兄启蒙的。祖父认为钟书的父亲笨,叔父聪明,而伯父的文笔不顶好。叔父反正聪明,由伯父教也无妨;父亲笨,得请一位文理较好的族兄来教。那位族

兄严厉得很，钟书的父亲挨了不知多少顿痛打。伯父心疼自己的弟弟，求了祖父，让两个弟弟都由他教。钟书的父亲挨了族兄的痛打一点不抱怨，却别有领会。他告诉钟书：“不知怎么的，有一天忽然给打得豁然开通了。”

——杨绛《写〈围城〉的钱钟书》

一条好汉只能在一本书里称雄

钟书和钟韩跟伯父读书，只在下午上课。他父亲和叔父都有职业，家务由伯父经管。每天早上，伯父上茶馆喝茶，料理杂务，或和熟人聊天。钟书总跟着去。伯父花一铜板给他买一个大酥饼吃（据钟书比给我看，那个酥饼有饭碗口大小，不知是真有那么大，还是小儿心目中的饼大）；又花两个铜板，向小书铺子或书摊租一本小说给他看。家里的小说只有《西游记》、《水浒》、《三国演义》等正经小说。钟书在家里已开始囫圇吞枣地阅读这类小说，把“馐子”读如“岂子”，也不知《西游记》里的“馐子”就是猪八戒。书摊上租来的《说唐》、《济公传》、《七侠五义》之类是不登大雅的，家里不藏。钟书吃了酥饼就孜孜看书，直到伯父叫他回家。回家后便手舞足蹈向两个弟弟演说他刚看的小说：李元霸或裴元庆或杨林（我记不清）一锤子把对手的枪打得弯弯曲曲等等。他纳闷儿的是，一条好汉只能在一本书里称雄。关公若进了《说唐》，他的青龙偃月刀只有八十斤重，怎敌得李元霸的那一对八百斤重的锤头子；李元霸若进了《西游记》，怎敌得过孙行者一万三千斤的金箍棒。（我们在牛津时，他和我讲哪条好汉使那钟兵器，重多少斤，历历如数家